“纪录”记什么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张 婕 朱家雄

“纪录”从根本意义上对“记录”所信奉的技术理性进行了反驳与解构，因而从“记录”走向“纪录”是一个颠覆性的、多方位的深刻变革。

“纪录”的内容不是普适性的，而是情境化的

“纪录”摈弃了传统的技术性的、标准化的模式，向现象学的和描述—解释性的模式转移。它考虑到儿童学习活动和教学实践活动的具体性、情境性和独特性，由依据普适性的教育规律和教育目的转向寻求情境化的内容和意义。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纪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观察和理解儿童和教学的具体情况。

“纪录”的内容不是由多个适用于不同情境的儿童表现的项目（如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如何等）所组成，也不是根据儿童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概括出来的条目（如儿童在多数情况下能与同伴合作等）。“纪录”所追求的不是儿童普适性的表现，而是一个个具体情境下的实例，它所关注的信息更多的是某个具体活动的全过程。简单地说，“纪录”就是叙事性的，它能提供一种不可能由量化记录所提供的关于儿童学习和发展、关于教学的知识和见解。因此，“纪录”所提供的信息不应是零散的，而应是能串连起来说明某个情境的，能构成一个整体的。例如，儿童所画的一张画不能被看成是“纪录”，但一套能反映整个绘画过程的材料就能被看作是“纪录”。

“纪录” 所提供的信息不应与行为发生的背景相脱离，而应强调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因此，在记录有关行为的具体信息的同时，记录行为发生的背景信息是非常关键的，这些背景信息将有助于教师更恰当地理解“纪录”所表现的整个过程。

“纪录”所提供的信息不应只包括结果，而应更加关注过程。因为关于过程的信息能提供教师关于儿童在“工作”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和过程，而这些思维过程仅从最后的结果是看不到的。尽量记录详尽的过程信息，将有助于教师在更大程度上理解儿童。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列两个“观察”来发现这一点。

观察1

思思舀了一点墨，吹墨。之后又舀了一点墨加上去，继续吹。他一边吹一边间隔地加墨。后来他还不断地边转动纸边吹……

观察2

思思在纸上滴了一滴墨，俯下身去，用嘴靠近墨滴开始吹起来。可是，他一连吹了几下，墨滴都没有动。

思思似乎意识到墨滴之所以吹不动，是因为墨太少了，就从旁边盛墨水的小瓶里又舀了一小勺，小心翼翼地滴加在原来的墨滴上。

这下墨滴被吹动了。思思一边不停地加墨，一边嘴唇抿拢，吹出短而有力的气，使墨滴滚得远些。这个方法很有效，不一会儿，墨滴就被吹成了细长的梅枝状。

或许是因为心急，思思只顾着吹墨，而没有注意到吹出的气流与纸张之间的角度。由于气流与纸张的方向垂直，无论思思怎么吹，墨滴仍然只在原地颤动。

为了使“梅花”继续“生长”，思思下意识地把头往后挪，用这种方法调整气流与纸张之间的角度，试图找到最佳的位置。而且，他还尝试不断地改变嘴与墨滴之间的距离。经过了一番尝试，墨滴果然流得更顺畅了。

过了一会儿，思思开始转动纸张，改变纸张的方向，想用这种方法使墨滴向不同方向流动，以形成四处伸展的梅枝。

……①

“观察1”是简略纪录，“观察2”则详尽地记录了整个吹画的过程。显而易见，“观察2”给予教师更多关于儿童行为的细节、多个解决问题的策略以及采用某一动作或某一策略的结果，使教师能更大程度地洞悉儿童的内在建构过程。要想观察到细节，教师就要对儿童正在做的事情、相互间的活动和交谈作更仔细的观察。教师必须放慢速度，给予这种时刻更仔细、更长时间的关注，而非一瞬即逝的注意，正所谓“要洞悉一个看似贫乏的事物，则必须驻足停留”。

“纪录”的内容不是客观的，而是经过主观选择的

“纪录”的内容不以客观为要义，“纪录”不要求记录完全客观的信息。因为每个纪录者都有着内隐的儿童观、教育观和价值观，在纪录过程中这些缄默的个体见解势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必影响纪录者的视角,于是,纪录者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了。

“纪录”并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对于所发生事情的陈述,并不是对儿童所言所为的直接呈现。“纪录”不排斥主观性,它只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选择。纪录者采用的立场、所注意到的信息以及他们对信息所作的描述,都在做纪录时进行了选择。即使是通过摄像机摄下来的信息,也仍然不能排除主观因素的存在,因为摄像机的镜头指向哪里已经是纪录者的一种选择,而且最终教师从录像里读到的信息也是经过选择而得到的。因此,从来就没有哪种纪录称得上是完全客观的。

由此看来,判断“纪录”是否有效,不应以是否抓到所有信息为依据,而应以是否抓到关键的、有意义的信息为依据。纪录儿童的行为,最为重要的是要抓住能反映儿童所思所想所感的东西,纪录和整理有益于认识、理解儿童的材料和有益于儿童认识自己的材料。

既然要抓到关键的、有意义的信息,那么依据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慎重选择自己选取信息的立场是非常关键的。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使纪录到的信息也会有所不同。而明确自己在纪录中的立场尤为重要,倘若教师不明确选择信息的依据,在做纪录时或不分轻重地记一堆没用的流水账,或凭着感觉“东看西看”,一会儿从这边下手,一会儿从那边着眼,往往会留下一堆在关键点上不连贯的信息,不利于教师真正系统地理解儿童。

正是由于主观选择的存在,“纪录”时所持的立场会不同于“记录”时的立场,它不是外源于某个客观标准的,而是内发的。因此,幼儿园在纪录的立场方面给予教师一定的指导是可以的,但给教师提供某个遵循固定模式且设置严格框架的所谓纪录“表格”是不可取的,幼儿园应致力于帮助教师确立问题意识和明确纪录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纪录”时不应先入为主,不应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儿童,即不能将自己对儿童一贯的看法与儿童的所作所为对号入座,在对信息进行描述时也不应急于用教育目标和自己的期待给儿童贴上发展方向、发展等级的标签,否则记录下来的东西将会过于主观。

“纪录”的内容不是大一统的,而是具有文化性的

既然“纪录”的内容要关照具有复杂性、独特性、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的情境,关照具体情境中儿童和教师的活动过程,那么“纪录”所关注的任何行为肯定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理论范式、价值体系、语言符号等文化因素之中。也就是说,“纪录”所关注的行为一定是受到所处文化因素的影响的。因此,“纪录”的内容与儿童和教师所处的文化背景是不能脱离的,离开了这种特定文化背景以及文化的变革,谈论“纪录”内容所表现的行为意义是毫无价值的。与此同时,“纪录”的内容是经过主观选择的,每个纪录者的价值取向一定会受到文化的价值趣味和偏好的影响,因而“纪录”的内容必定是受到文化价值的指引的。

由此可见,要求所有教师去纪录所有幼儿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毫无文化特征的内容是不切实际的、没有意义的。“纪录”的内容应该对文化(包括社会文化、种族文化、教育机构文化、家庭文化等)具有敏感性,不仅要将文化背景直接纳入“纪录”内容,而且应直接参照文化的价值体系来选择有意义的“纪录”内容,并对内容赋予意义。倘若“纪录”屏蔽了文化性,就会退回到那种大一统的标准化的记录方式。

因此,教师在“纪录”时,一定要根植于幼儿的活动或教学活动所处的文化背景,在选择“纪录”内容乃至对内容赋予意义和价值时,也不应排斥文化的影响。

青岛市黄岛中心幼儿园对农村儿童和教师所作的观察纪录就是一个能体现“纪录”内容文化性的很好的例子。在黄岛成为青岛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后,生活在黄岛的农村孩子和教师都经历着自己的家乡被城市化的过程,经历着由此而带来的各种变迁,这些变迁来自他们周遭的物质环境,来自他们面对的新旧文化价值,更来自与他们存在各种各样关系的具有不同价值观和行为的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黄岛中心幼儿园的教师开始观察纪录这种独特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和教师自身的活动。他们“纪录”的内容直接关注农村城市化给儿童带来的影响,既关注尚未消失的农村资源所引发的儿童的学习活动,也关注正在扩张的现代资源和生活方式给儿童学习活动带来的变化;同时也关注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时如何应对文化的变迁和儿童身上发生的相应变化。这样的纪录是成功的。可以想像,倘若“纪录”的内容缺失了文化变迁的因素,那么教师要想准确理解儿童行为所发生的变化和教学所面临的挑战一定是困难的。这也再次说明,“纪录”与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在“纪录”时,要真正把握“纪录”的内容并不是一件说到就能做到的事情。事实上,有很多教师在成功“纪录”之前,都经历了从无从下手或从记载无用的信息到逐渐会用敏锐的眼光捕捉有价值的信息的过程。这样的质变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

注释

①本案例由上海市儿童世界基金会普陀幼儿园所做,节选自《瑞吉欧与中国幼儿教育改革丛书:解读童心》,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